

这是一份简单的半篇读书报告。

书名：《魏特琳日记》

作者：[美]明妮·魏特琳

编译：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张俊、傅柳、罗峰、侯晶晶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年份：2006 年 1 月（2 版）

页数：584 页

看了《南京！南京！》这部电影，使我认识魏特琳传教士。得知导演心目中居首位的不是约翰·拉贝，而是魏特琳女士和张纯如小姐以后，我对她的好奇加深。最后，看到她的生平和自杀离世的记载，使我决定要认识这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救助上万中国妇女的美国宣教士。

电影是 5 月 18 日看的，书是在 29 日於广东省买到的，但之间已经在两次《晨曦讲座》的“良院学房”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书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读了 245 页，差不多看到一半了。后来，李悦心老师告诉我，去年在良院的《专题聚焦：烽火宣教情》介绍过魏特琳的见证。李兰老师又透过周师母传一个电邮告诉我，2004 年的《月亮上的薰衣草》介绍了《魏特琳日记》。我为同工们的见识感恩，所以，魏特琳传教士对良友和益友电台的听众不应该是陌生的了。

这部日记收编於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4 册，可见它对我国和世界的历史价值。书中记载了 1937 年 8 月 12 日至 1940 年 4 月 14 日，魏教士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的经历。她能在日军空袭 130 多次的恐怖岁月里，学院一度要照顾上万名妇女的超负荷疲惫中，以及不时又有零散日军闯入校园强暴妇女的压力下，坚持每一天都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其惊人的耐力和毅力，令人佩服。这一点，应该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所有学员和同工在事奉压力和听课学习上，很大的激励。

阅读之间，使我发现，我们一直认为，阴雨绵绵和乌云满布的天气是不受欢迎的，是悲哀的表徵。可是，在魏教士的日记里说：

“今夜不适合轰炸——天气阴沉，下着小雨，因此，我们可以不受打扰地休息。”（1937 年，9 月 22 日，星期三）“好哇！今天下雨了，云层很低，而且很厚，这意味着我们的‘访问者’今天不会来了，对日本飞机来说，夜晚的天气也不够好。”（9 月 23 日，星期四）

我们喜欢赞美阳光灿烂的晴天，却不知厚云满布的时候，也是一种祝福！人生岂不如此？负面的事情临到，换一个角度，竟会是驱逐更大邪恶的祝福。

南京城終於在 12 月 13 日淪陷，比恐怖的空襲更可怕的災難隨着日軍進城發生。如果我能把魏女士 12 月 16 日至 17 日單單這兩天日記的四頁半篇幅抄寫一遍，你就能感受到南京如何變成地獄般可怕。節錄幾句如下：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 名女學生在語言學校被抓走，今天，我聽到了數十樣有關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慘遭遇，其中一位女孩僅 12 歲。”“我估計這座城市每一戶人家的門都被打開過，並被反覆搶劫。今晚，一輛載有 8 至 10 名女子的車從我們這兒經過。當車開過時，她們高喊：‘救命！救命！’”（1937 年，12 月 16 日，星期四）

“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 12 歲的少女到 60 歲的老嫗都被強姦。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要是有意識的日本人知道這些恐怖的事實就好了）。”（1937 年，12 月 17 日，星期五）

在 1938 年 3 月 15 日的日記里，她提到一位 48 歲的婦女被強姦了 18 至 19 次，她 76 歲的母親被強姦了 2 次。

“我看見兩個日本兵在中央樓前推門，堅持要求把門打開。我說沒有鑰匙，一個日本兵說：‘這里有中國士兵，日本的敵人。’我說：‘沒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說了同樣的話。他們打了我一記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堅持要開門。”（1937 年，12 月 17 日，星期五）

我在《南京！南京！》影片里，看過一個西方女士被日軍打耳光的場面。

校長吳貽芳博士必須撤離到成都，魏特琳教授是自愿留守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唯一的西方女子。她本來可以回到安全的美國從事婦女教育，但是她毅然留守南京，為什麼？日記的字里行間，清楚的表露她對中國的熱愛和對信仰的忠貞。

“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真誠地祈禱，求主保佑。”

“起先，他們堅持要求所有的外國人以及程夫人和瑪麗離開，當我說這是我的家不能離開時，他們終於改變了主意，隨後，他們讓男性外國人坐車離開。”（1937 年，12 月 17 日，星期五）

看到嗎？外國傳教士以中國為家的精神！魏女士生於 1886 年 9 月 27 日，家鄉是美國伊利諾州西科爾小鎮，26 歲來中國。面對日本軍兵的凶惡，她堅決表示金陵女子學院是她的家！這樣保住了中國婦女免受凌辱，這對今日很多離棄家鄉事奉崗位，到處徘徊的信徒，是何等大的提醒！

南京有 120 萬人口，淪陷時只剩下約 20 萬人。國際委員會的安全區里，金陵女子學院十幾位職員要照顧四五千至一萬名婦女，其中有 300 難民的飯食由學校對面的粥廠提供。魏女士說到，一個最令人沮喪的事發生了：

“我们得知，这个粥厂没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赚了一大笔钱。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觉得用刺刀很快地刺杀一个人比不给他食物而让他饿死可能还要人道一些。”（1938年，3月12日，星期六）

粥厂使用的是国际委员会给的大米，其中工作的人不是日本人。当魏女士带领金陵女子学院拼命救助难民之际，我们粥厂的人所作所为，连丧掉天良的一部分日军也不如，这是上文魏特琳义愤言词但高雅表达的真义。她主日参加4次崇拜，每日早上7时有祈祷会……在一个家园变荒场的黑暗时代，外来的侵略者固然罪深恶极，但同为难民的同胞之间若是讹诈欺骗，我们又要怎样解说呢？！

主耶稣从耶京历代拒绝先知的罪过中，预告了耶路撒冷灭亡的哀歌（路 19:41）。他们经历了家园洗劫变为荒场，而不再太平达两千年的悲剧（路 13:35、太 23:38）。今天，翻阅一页一页的《魏特琳日记》，看着70年后的南京市一片和平美景，我们不能不对神在今日中国的怜悯爱顾献上感恩；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忘寻找今天的魏特琳，在现今的荒场书写《中国的魏特琳日记》。